

卢年初
著

沉浮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沉浮

卢年初

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浮 / 卢年初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. 7

ISBN 978-7-222-05969-6

I. 沉… II. 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2020 号

沉浮

作 者: 卢年初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李黎明

特约策划: 唐朝晖

执案编辑: 古 雪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5969-6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第 1 章	失踪	/003
第 2 章	卸职	/019
第 3 章	回乡	/037
第 4 章	波动	/055
第 5 章	殴斗	/071
第 6 章	新年	/089
第 7 章	茶馆	/105
第 8 章	失意	/121
第 9 章	兼职	/139
第 10 章	相怜	/157
第 11 章	买山	/173
第 12 章	空村	/189
第 13 章	修屋	/205
第 14 章	凶手	/221
第 15 章	失忆	/237

当我们把记忆交给历史,我们已问心无愧。

——题记

第1章 失踪

杨大吉不得不崩溃了。

一年前父亲走了，他是被雷击死的。爱人李小蓉听到母亲的报信后，一时伤心欲绝，呆若木鸡。太突然了！杨大吉倒是沉静，断然道：“赶快封锁。”李小蓉未明白封锁什么，杨大吉又补充说：“不要说是雷打的，就说是脑溢血。”

为这事母亲一直耿耿于怀。当爸的呕心沥血培养了一个当常务副县长的儿子，死时却一点也不风光。杨大吉不准任何人去吊孝！外面有些人议论，杨大吉是博个好名声，其实他心里苦呀，他怕天打雷劈的死法传出去，说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遭天的惩罚。母亲长吁短叹：“真是的，也是命呀，大风大雨的晚上，好端端的屋里有厕所不上，要到禾场上撒尿干啥呢？”没办法，不能损了儿子的一点棱角，他怎么说就怎么办。

李小蓉心里纠缠着的却是某些细节。雷打的怎么会是那个部位呢？真如婆婆所说那东西不安分过吗？当然，她不好和谁讨论这个疑惑，她只对杨大吉说：“你可要把你的东西保管好。”她很少说这样暴露的话。杨大

吉反应的却是不快：“你神经。”李小蓉不阴不阳的：“也不知是我神经还是你神经。”

接着女儿妮妮死了，被枪打死的。她在大学里参加军训，在靶场外意外地被流弹击中。杨大吉再也冷静不了了，他的泪水流呀，几天几夜眼睛没有干过，一次性流了，他再不会有泪水了。爱人李小蓉比他坚强，她说：“我们得活着，好好地活着。”杨大吉随手拿起家里的一件瓷器，问：“这值钱吗？”李小蓉答：“值。”这是屋里一件最贵重的东西。杨大吉把它摔了个粉碎，道：“还能够复原吗？不能了。”李小蓉收拾一个个碎片，说：“能，我能，我还要为你生个儿子。”杨大吉哀叹：“别做梦了，四十老几了。”

他记得这时候有好心的人劝过他，得找个算命的先生算算。算？他一个国家干部能搞这个？李小蓉也支持他，她说：“算什么呀，这么多年哪个不说你是一个好官？问心无愧！”他没有算，但是他的内心有了一道阴影，这道阴影像条渐渐长大的蛇，有时潜伏着，有时爬出来，缠他几下，咬上几口。于是，他的脾气躁了许多。有一次有个干部想为自己的孩子招聘，找他疏通疏通，他脱口道：“不行，就是我自己的女儿也不行。”来者目瞪口呆，大家都知道他的女儿丢了！杨大吉觉察自己失了口，他没来由地把怒火射向了来者：“滚，快滚。”

如今爱人李小蓉也走了，和母亲一路走的。算是母亲多的事，她觉得媳妇应该散散心才好，去马子沟看风景，去了再没回来。坐缆车出的事。本来全封闭了的，行到中途，来了一阵大风，靠母亲那边的门晃晃荡荡地舒展开，她来不及慌张，像一粒碎米被筛子筛了下去。李小蓉去拽拉，一个下意识的动作，徒劳地追风而去。

他这次没有了伤悲。不伤悲是不正常，或者，又是太正常。似乎早就知道这些该来的要来。是的，你可以掩盖什么，却不能逃脱什么，因为掩盖的东西总还在那儿，一旦某天膨胀，你就再也掩盖不住了。他觉得自己

的头脑还是清醒的。

他不需要任何人给自己算命。再清楚不过，一切冲他来的，那些亲人不过背了过，一只看不见的仇恨之手，想一下捏碎他，却不急于着力，而是把疼痛先播撒在周围，让他苦海无边。

难道他不是个正直无私的人吗？不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吗？也许他有很多东西在等着清算呢！

得了，这一切全不重要了。水尽鹅飞，他还恐惧什么呢？

那么，要来的就来吧。

他说：“我不怕。”

不怕厄运。不怕任何事暴露。不怕世俗。不怕游戏规则。不怕领导。

市领导在吊唁时是这么劝慰的：“祸不单行，一桩接着一桩，对你是个考验，得努力挺住，得像个领导。”

杨大吉道：“我做了个七品芝麻官，就能保证刹住车不跟老爸跑吗？那做官真好咧！”

市领导哭笑不得。

县委副书记张满园陪丧的时间最长。你不是忙吗？要换届了，你不是争着当县长吗？你去吧。该轮到你了，你去跑呀，在这儿嚷嚷扰扰装什么仁孝呀。可在这儿比哪儿跑都强。当可能的竞争对手常务副县长家里出了事，县委副书记表现出高度的兄弟情谊，这种温情不知要赢得多少选票！他用某种痛苦为张满园做了广告，所以他说：“你太不够义气了。”

张满园不懂，但他能原谅哀事萦身的他。

安葬毕回城，蔡鸣还要坚持陪着。蔡鸣说：“还有我们。”他不敢说“还有我”，那太看重自己，而说不说亲近的话也不行，杨大吉需要温暖，亲情的温暖。

杨大吉却不买账：“千万别和我捆扯在一起，你也要招祸的。”

他的心里一愣，他还是有怕的，不怕得病，却怕得传染病，让别人得病。

蔡鸣改口道：“还有大家。”

杨大吉说：“别说大家了，可以想见，社会上大有人说我杨某腐败透顶，得的全是报应。”

蔡鸣不敢应和什么了。

.....

这个时候，蔡鸣应该在县政府对门的花林茶楼，约人谈事儿。

刚一动脚，被值班室的叫停，说是有接访。接访？不会推诿的是傻瓜，蔡鸣说：“我有急事，领导安排的。”领导安排能压倒一切，这可是最好的托词。

“那就算了吧，我看是高就村来的，不然不敢劳烦。”值班室的赔小心中透点无奈。

蔡鸣警觉起来，高就村是杨大吉的老家，闹得不稳影响形象：“呵呵，那我听听，说不定领导安排的事与这有关。”圆这么点儿小小进退的场，蔡鸣游刃有余。

高就村来了两个人。蔡鸣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政府办的副主任，姓蔡，跟杨县长跑的。”

后面补的一句，果然有效，来访中的男人发现新大陆似的，骄傲地道：“我认得你。”

蔡鸣贯了贯神，对方腿脚有点不便，想了起来，有过一面之缘，是个伤残军人，来上访过的，还比较活跃。于是，他更热朗了些：“杨大哥呀，记起来了，杨县长多次提起，过去吃过苦，是为革命作过贡献了的。”

蔡鸣一捧，杨大炮不好意思起来，像是来干什么坏事的，带点分辩地

说：“今天我没事，是我这高大妈有事。”

蔡鸣的目光流向他身边的妇人，上了年纪，脸上的肉松松塌塌的，如同别人暂时寄放似的：“大妈，有事尽管说。”说罢，顺手从抽屉拿出一个信访工作登记本，摆好认真倾听状。

咚，咚咚咚，几声鼓声，挺铿锵的，蔡鸣的手机响了，这是第二遍，他却看也不看，表示天大地大不如眼前的事大。

高大妈顿时更添拘束，说：“是大炮叫我来的。”

杨大炮一脸苦相：“大妈，这你就不对了，是你的事，我搭搭伴，还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”

蔡鸣说：“别分这个那个，又不是闹事，只是反映情况嘛。”

杨大炮翻着眼皮顺着说：“那是，杨县长村里的人还会那么乱来？”看到蔡鸣不想听了，他忙打住了嘴。

高大妈说起事儿：“我是找政府要人的。”

“怎么？是不是干了什么事儿，被哪个部门抓起来了？”

“不是，他去深圳打工，一年多没音信了。”

蔡鸣嘘口气，道：“那慢慢找。”接着，他告诉了一些找人的方法，一二三差不多了，慨然道，“这样吧，今天杨县长不在家，我陪你们，中午在食堂炒几个菜。”

杨大炮哼哼哈哈地：“行啊！”

此时，蔡鸣的手机再一次响了起来。

高大妈的眼睛滴溜溜转了几下，似乎有些怯意，说：“不，我在这里吃不下饭。”

蔡鸣只好跟着说：“那行，到外面的餐馆里去。”

高大妈更担待不住：“我不是那意思，你别管，我们还得往回赶，在路上随便抓点什么填肚子就行，不麻烦。”说着要走，脚步却又迟缓，蔡鸣心

细,对杨大炮说:“你先行两步,我给大妈再鼓鼓劲儿。”

杨大炮一离开,蔡鸣即问:“您老还有什么话吧?”

高大妈先不说事,问:“你的手机还会叫吗?”

蔡鸣不解。

高大妈说:“我慌。”

蔡鸣脸上不由发热,迅急把手机摁关,往大妈眼前一亮,表示一切就绪。

高大妈小声地问:“这一去一年多没了影,媳妇可不可再找人?”

“那恐怕不行吧,这肯定有政策的,我问问再说。”说完,蔡鸣装着要打电话问人家的样子,尽管此时根本没这心情。

“不急不急,我就怕媳妇稳不住,是个妇女主任。”

蔡鸣点点头:“对,当务之急把您儿子找着要紧,我们会注意些线索,能帮必帮。”

高大妈的脸一下撑开了:“那就好。”

高大妈一高兴,蔡鸣可以完完美美收场了,天啦,另一边呢?等的人要骂死他了。

等蔡鸣的是李上述。

李上述等了许久,不见蔡鸣过来,过去几个电话有挂的有哦的,后来又接到通知,说是不到花林了,要改到瑞云酒楼去,边吃边聊。瑞云酒楼是大昌县城一个颇有内秀的特色餐馆,两道菜别具一格,算得上口惠而实至,一是干煎的大桂鱼,多半十来斤,弄不清里面怎么煎熟的,反正到了嘴里明朗而厚实;还有一道菜是狗的那玩意儿,幼儿班的,老不死的,炖上钵里,一律尖锐刺亮,颇有挑逗意味。这样来的人就多了,而且大部分带长的才吃得起,李上述和蔡鸣常陪杨大吉来光顾。

李上述拣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，菜上好了，蔡鸣才扑扑颠颠到场，连声告罪：“大局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李上述也不马虎，吹了吹桌上，什么灰也没有，想着得捅他一刀：“我这局大不大，可叫我等的人也不多。”

蔡鸣说：“可不，也怪不得，被上访的拖住了，这年头，爹大娘大领导大，上访的又最大。”说着，把高大妈的事儿说了一番。李上述呵呵地笑：“老人家还怕媳妇被人拐了去，那公公还在没在？”

蔡鸣喘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哪问那个？遗憾，真遗憾。”

两个人窃窃地笑，说不定有什么情况了，婆婆才会那么急。

正要举杯，李上述问：“你不是有急事吗？”

蔡鸣道：“罢罢罢，把正事忘了，你见到杨副县长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有啥事？”

“别大声，一天未见，手机关着，到处找不到人。”

李上述说：“这也不奇怪，遇上换届，到处沟通情况，也许被找去谈话了。”

蔡鸣有意把声音压了压：“真这样就好了，可刘书记也找不到，把脾气发给了我，说是一点儿小事也担不起。”

李上述才慌了神：“这可是大事，明天要推荐，人不在场，不知要丢多少票。”

两个人沉默了一会，好像在想杨县长去了哪儿，盘算更多的是出了事儿，两人公认的铁杆儿，也就少了靠山。

“千万别出事儿才好。”

“是啊，千万别出事才好。”

“老板这两年也是霉到家了，一件比一件惨。”

“可不，这命怎么老是一环扣一环的，比办公室的文章写得严谨得多。”

这后一句是蔡鸣说的,说完觉得某种不妥,一时又不知从何更正起。

李上述叹了一口气只顾说自己的:“老板这时得沉住气,崴得一下脚,张满园上了,那老兄可有我受的。”

蔡鸣望了望门,怕没关紧:“别乱说,隔墙有耳。老板若花些心计,还可化劣势为优势,带着悲痛努力工作,不知要赚多少人情。”

李上述道:“你还不知他那么个人?什么都明镜似的,就是不那么……”话还未完,被外面一阵尖厉之声打住。

蔡鸣慢悠悠小心开门,对面的大包里酒兴正浓,有人摔破了杯子。他返身要把门带住,听得喧喧嚷嚷,似有某些关联,缩了回来,坐下抿酒,那心思却全在外面。

“你们信不信,这杨县长的老婆一死,刘澜的位子要扶正了。也怪这刘记者痴心啦,跟了十多年了。”

“命好,命好,电视里全这么安排的,两个女的不好摆布,得死一个。”

“别缺德,人家伤心着哩,还讲这些风凉话。”

“也别这么说,还不知是不是做了亏心事啊,连着去了几个。”

坐在这屋的两人听出来了,是发展改革物价局的局长江尧,还有几个镇的书记。李上述拿起杯子站了起来,要过去敬酒,蔡鸣制止道:“别去,一去即知我们听到了些什么。”李上述说:“我就是要给他们浇浇冷水,这几个张满园的狗腿子,幸灾乐祸得很。”

他们敲门而进,才知张满园也在现场。张满园先打招呼:“你们两位也在这啊。”

有张满园在,李上述更多了些火气:“是呗,诸位热闹得很,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?”

张满园说:“哪里哪里,临时凑巧。刘书记要求了,换届期间少搞聚会,别搞小圈子拉选票,你看,前几天杨县长家出了事,我还待了两天吧?”

蔡、李二位乃杨大吉的心腹之交,要是刚才他们听到了某些不该听的话,张满园后面的说明也就具有了补救之意,于是屋里的一帮人连忙跟上腔调,夸张得有点邀功:“是啊,我们都去了的。”

蔡鸣却回避这层,拉了拉李上述的后摆,说:“既然是换届这等喜旺期间,那咱们就一起来干一杯,祝县里的领导一个个平步青云,好不好?”

众人连声应和,张满园不便喝彩,也不好接受人情,他不能代表所有的领导,只说:“别闹大了,别闹大了,说不定又会闹来几个局长主任哩!”

接下来蔡鸣和李上述有退出之意,江尧来了个不打自招:“蔡大主任,你可是在领导身边跑的,千万别说我们这儿胡说八道,尤其那刘大记者知道,一报道,我们可完蛋了。”

江尧的意思明显,要说都有说的,有要挟之意,却显出了自己的一些阴暗,张满园并不满意,一脸正派地道:“不要随便什么都扯上刘大记者。”

蔡鸣和李上述听了并不见外,反倒兴奋异常,只怨身在此山中,打不打小报告无大碍,杨县长不见了,找刘澜问问兴许才是正路呢!

刘澜正在住院。

这几天,刘澜相当的不顺气,肚子痛,吃了一点丸子不管用,住医院里来了。上午两瓶药水,十一点钟打完,力气了许多,把电脑打开,写起稿子来。刘澜喜欢采访一些社会新闻,写起来自由些,此时写的是一个司机肇事后逃逸的事,妈呀,又是一些陈词滥调,追问什么呀,追问逃逸者逃得脱法律的制裁,是否逃得了灵魂的拷问,都是记者骗自己,拷问灵魂的人会跑吗?是不是素质低的人就在于不会反思呢?算了吧,填点版子算了。

手机在叫唤,蔡鸣的,刘澜想了想,接了。

“还好吧?”

“好啊。”

稍停一会，再没什么别的话好寒暄，蔡鸣有点生硬地问：“你知道杨县长的去向吗？”

刘澜一听别扭，议论难免，寻找去向又唐突了些，本想“不知道”了事，一想蔡鸣也算说得透的熟人，道：“这几天没联系了，有急事吗？”

蔡鸣吞吞吐吐，道：“你到市里吗？我们想当面和你谈。”

一听“我们”，刘澜机警：“还有谁？”

蔡鸣答：“还有上述。”

想到李上述处处占强的个性，刘澜道：“哦，我住院了。”

蔡鸣道：“那我们过去看你。”

刘澜独自哧哧地笑。这李上述，得让他出点血，她料定他们不会空手来，还是财政局长埋单。转念又挂虑，怎么会问杨大吉的去向呢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这是行政敏感期，一切尤显复杂，有的跑官，有的上面跑不通，先把别人捅几刀，能顺手牵羊即可，大不了都捞不到好处。别真有事了！拨一遍手机，不通。又打了他们之间专用的一个号码，也是未开。这后一点，她是料定了，肯定不会开。刘澜也不愿老低这下气，见你的鬼去吧。

近年来，刘澜和杨大吉的关系较为紧张。在李小蓉出事后，刘澜想张罗点事儿，他居然说“关你屁事”，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做了这么久的地下夫妻，真以为就那么想接班吗？她想去参加追悼会，也让蔡鸣拦了下来。她不可能怪蔡鸣，应该也是他的意思。是啊，你要注意形象，怕我丢人现眼了。冷静一想，还真是自己的理解不够，那么打电话安慰安慰总可以吧，他居然还说她是凶手。要说凶手你自己才是凶手！那能怪我吗？你老婆闻听我们的事，不是我的问题；出去旅行，换个心情，也不是我出的主意呀？这几天，她才憋气哩！

而蔡鸣来了说什么呢？说行踪还是不知，让人看扁了，不是在人家心

目中没位置了吗？接着，她又联系了几个电话，还是没有音信。再给市委组织部黄灿灿打了电话，当然不是觅寻杨大吉，是问换届方面的情况。黄灿灿是干审科科长，也是多年的朋友，说：“就要浮出水面了。哎呀，你是关心……关心杨吧，明天有人会去大昌搞测评。”刘澜倒心安一些，这杨大吉，说不定诡秘地运作什么事去了，要是这样，那真长进了。

门外有了重重的脚步声。大昌县到鼎州市只有四十分钟车程，蔡鸣和李上述很快到了。两个男人不好直接问什么病，咕噜一阵，也不知胡诌了什么。倒是刘澜大方，连连叫坐，他们便将就在旁边的床铺上，只听刘澜安排道：“蔡鸣，你说事儿吧；上述，我动不了身，你倒两杯水。”李上述倒也灵活：“我们不必照应，就看你有什么帮的，要不，请个人服侍吧？”刘澜问：“你出钱？”李上述说：“出，出。”刘澜咯咯地笑，笑得两个奶子一颠一颠的，李上述不明白，没生孩子，怎么有这么好的形态，这杨县长也是有福哇。

后来他们谈起了正事。刘澜也不回避什么了，她不能不慎重，书记都在关注，怕真有什么事儿。她问：“你们真找遍了？”蔡鸣说：“找了，不过不能闹出风声，刘书记交代说是有事出去了。”再合计一会，也没有什么结果，刘澜还是期待：“明天测评总会现身吧？”蔡鸣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他知不知这事也很难说。”

他们该走了，李上述先行一步，蔡鸣在后面给了两个红包。刘澜说：“给多了，还要跑哪里去啊？”蔡鸣说：“我们两个人的。”刘澜对李上述喊：“你跑什么，快回来。”李上述转回头，刘澜说：“蔡鸣的收了，一定是公家的；上述呀，你自律这么严，肯定是个人拿的吧？就拿回去吧。”李上述知是调侃，也只得依话说话：“难怪穷人不好办事。”刘澜也没心情再戏下去，扬声道：“有消息了及时告诉我。”话一出，又掉价了，这该死的杨大吉。